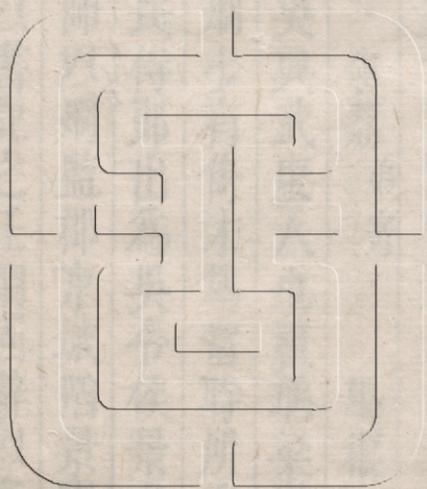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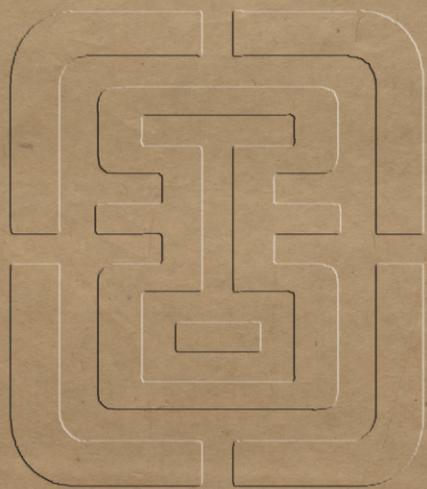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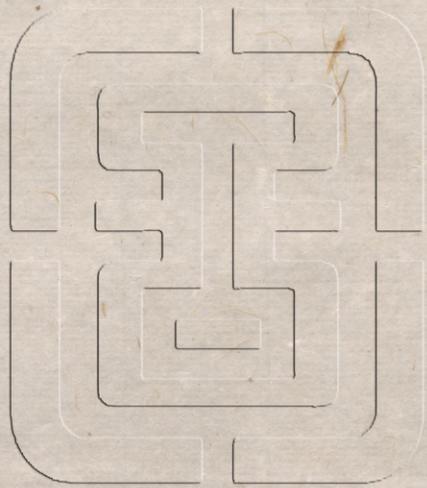


陳書

卷十九之二
十六

涵芬樓
影印





陳書卷十九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十三

沈炯

虞荔弟寄

馬樞

沈炯字禮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記室參軍炯少有雋才爲當時所重釋褐王國常侍遷爲尚書左民侍郎出爲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京師以炯監郡京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遣使召炯委以書記之任炯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遽救

之僅而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爲
王僧辯所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
鐵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
岳牧皆上表於江陵勸進僧辯令炯製表其文甚工當
時莫有逮者高祖南下與僧辯會于白茅灣登壇設盟
炯爲其文及侯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子行簡竝
殺之炯弟攜其母逃而獲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
嬰戮特封原鄉縣侯邑五百戶僧辯爲司徒以炯爲從
事中郎梁元帝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荊州
陷爲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授炯儀同三司炯以母老

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恒閉門却掃
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卽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
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辭曰臣聞喬山
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旣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
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旣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
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
其樂也豈不然歟旣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
一朝零落茂陵玉椀宛出人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撫
臚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
明旣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

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徼福奏訖其夜烟夢見有宮禁之
所兵衛甚嚴烟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
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竝獲東歸紹泰二年至
都除司農卿遷御史中丞高祖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
中丞如故以母老表請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曰
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爲養
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自死輕生妻
息誅夷昆季真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
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
妾丘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餘臣一人前帝知臣之

孤焚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溫清所
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欲
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
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彞憲
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德綢繆始許哀放
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趨赴在
再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遽
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悽悽
之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與下武刑于四
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惟辰有感必應實望聖明

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沉孰非涵養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譽馳咸維清深宛沛日者理切倚閭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乖侍養雖周生之思每欲棄官戴禮垂文得遺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萬幾以卿才爲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基思弘景業顧茲寡薄兼纏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便釋簡南闈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荀母從官用覩朝榮不虧家禮尋勅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竝無廢也初高祖嘗稱焯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用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

雷留異擁據東境帝欲使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合徒衆以疾卒于吳中時年五十九文帝聞之卽日舉哀并遣弔祭贈侍中諡曰恭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焉胤言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卽辟爲主

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
釋褐梁西中郎行參軍尋署法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
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製碑奏上帝命勒
之于館仍用荔爲士林學士尋爲司文郎遷通直散騎
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
有帶掌唯荔與顧協淡然靖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見
知當時號爲清白尋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
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舍人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
景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陽侯授揚州別駕竝不就
張彪之據會稽也荔時在焉及文帝平彪高祖遺荔書

曰喪亂已來賢哲凋散君才用有美聲聞許洛當今朝
廷維新廣求英雋豈可棲遲東土獨善其身今令兄子
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虛遲也文帝又與書曰君東南
有美聲譽洽聞自應翰飛京許共康時弊而削迹丘園
保茲獨善豈使稱空谷之望耶必願便爾俶裝且爲出
都之計唯遲披覲在於茲日迫切之不得已乃應命至
都高祖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書尋
領大著作東揚揚州二州大中庶子如故初荔母隨
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
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文

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沉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故不列于後焉時荔第二弟寄寓於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勅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數往臨視令荔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文帝不許乃令住於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勅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勅曰能敦布素乃當爲高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也荔終不從天嘉二年卒時年五十九文帝甚傷惜之贈侍中諡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南竝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沖靜有棲遁之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

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
岳陽王爲會稽太守引寄爲行參軍遷記室參軍領郡
五官掾又轉中記室掾如故在職簡略煩苛務存大體
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除鎮南
湘東王諮議參軍加貞威將軍京城陷遁還鄉里及張
彪往臨川彊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
彪意乃劫寄奔于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
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
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
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

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
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
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
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
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
已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
起寶應以爲假託使燒寄所臥室寄安臥不動親近將
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
之寶應自此方信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
書極諫曰東山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

世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
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痾彌留渴陰將盡常恐卒填
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
臾之慮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
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
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
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杖劍與師援
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
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
者也及高祖武皇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

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
軍運動微之鑿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
軍妙筭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
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
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也屢申明詔款篤殷
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
遽生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萬全之
策竊爲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採千慮一得
請陳愚筭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
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由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

多難存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彊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寶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

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敘擢至於余孝頃潘純陔李孝欽歐陽頎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瓜牙胷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豐非張繡罪異畢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

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疆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疆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

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修昨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穎顛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弗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

效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敵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爲寄有民望且優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旣擒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誅唯寄以先識免禍初

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標賫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旣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文帝尋勅都督章昭達以理發遣令寄還朝及至卽日引見謂寄曰管寧無恙其慰勞之懷若此頃之文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旣出閣雖未置府僚然須得一人旦夕遊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文帝曰吾自得之乃手勅用寄寄入謝文帝曰所以暫屈卿遊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

尋兼散騎常侍聘齊寄辭老疾不行除國子博士頃之
又表求解職歸鄉里文帝優旨報答許其東還仍除東
揚州別駕寄又以疾辭高宗卽位徵授揚州治中及尚
書左丞竝不就乃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
又辭以疾不任旦夕陪列王於是特令停王府公事其
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朔望賤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
大夫將軍如故十一年卒時年七十寄少篤行造次必
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於臨危執節則辭氣
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病
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
秩滿纔期年數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
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
鞭板以几杖侍坐常出遊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
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
感如此所製文筆遭亂多不存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事參軍
樞數歲而父母俱喪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
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
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文
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

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
不得空立主客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
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
而已綸甚嘉之將引薦於朝廷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
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以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
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
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
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
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比求志之士
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

于茅山有終焉之志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
不應命時樞親故竝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及
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
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
陽王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妨靜默樞不得
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
營茅茨而居焉每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
樞少屬亂離每所居之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
目精洞黃能視閻中物常有白鷺一雙巢其庭樹馴狎
欄廡時集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時

年六十撰道覺論二十卷行於世

史臣曰沈炯仕於梁室年在知命冀郎署之薄官止邑
宰之卑職及下筆盟壇屬辭勸表激揚旨趣信文人之
偉者歟虞荔之獻籌沉密盡其誠款可謂有益明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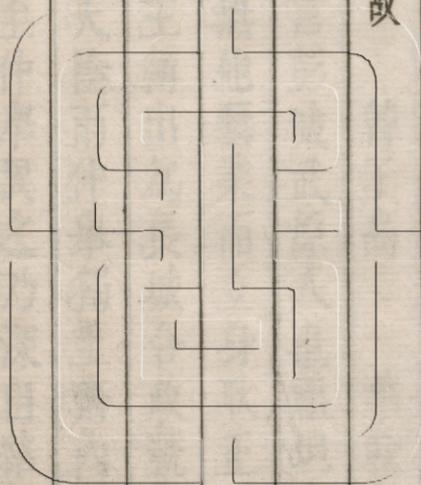
陳書卷十九

陳書卷十九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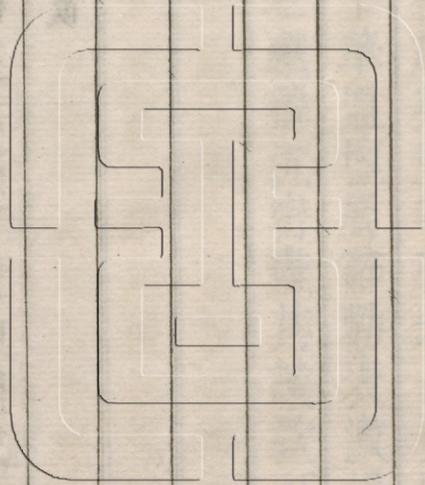
馬樞傳○臣人龍

按南史馬樞載隱逸傳今本卷載沈

炯虞荔馬樞三人而下文史臣論止言沈虞不及馬
樞未知何故



陳書卷十九考證



陳書卷二十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十四

到仲舉 韓子高 華皎

到仲舉字德言彭城武原人也祖坦齊中書侍郎父洽
梁侍中仲舉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釋褐著作佐郎太
子舍人王府主簿出為長城令政號廉平文帝居鄉里
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之
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託文帝又嘗因飲
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內由是祇承益

恭侯景之亂仲舉依文帝及景平文帝爲吳興郡守以仲舉爲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爲文帝賓客文帝爲宣毅將軍以仲舉爲長史尋帶山陰令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邑五百戶三年除都官尚書其年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參掌竝如故尋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旣無學術朝章非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樞性疎簡不干涉世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六年秩滿解尹是時文帝積年寢疾不親御萬機尚書中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參掌如故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文

帝崩高宗受遺詔爲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等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矯宣旨遣高宗還東府事發師知下北獄賜死暹不佞竝付治乃以仲舉爲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爲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旣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言其事高宗收子高仲舉及郁竝付廷尉詔曰到仲舉庸力小才坐叨顯貴受任前朝榮寵隆赫父參王政子據大

邦禮盛外姻勢均戚里而肆此驕閹凌傲百司邊密之初擅行國政排黜懿親欺蔑台衮韓子高菆爾細微擢自卑末入參禁衛委以心腹蜂蠆有毒敢行反噬仲舉子高共爲表裏陰構姦謀密爲異計安成王朕之叔父親莫重焉受命導揚稟承顧託以朕沖弱屬當保祐家國安危事歸宰輔伊周之重物無異議將相舊臣咸知宗仰而率聚凶徒欲相掩襲屯據東城進逼崇禮規樹仲舉以執國權陵斥司徒意在專政潛結黨附方危社稷賴祖宗之靈姦謀顯露前上虞令陸昉等具告其事竝有據驗并剋今日七日縱其凶惡領軍將軍明徹左

衛將軍衛尉卿寶安及諸公等又竝知其事二三豐迹彰於朝野反道背德事駭聞見今大憝克殲罪人斯得竝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罪止仲舉父子及子高三人而已其餘一從曠蕩竝所不問仲舉及郁竝於獄賜死時年五十一郁諸男女以帝甥獲免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候景之亂寓在京都景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爲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還鄉文帝見而問之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文帝改名之性恭謹勤於侍奉恒執備身刀及傳酒炙文帝性急子高恒

會意旨及長稍習騎射頗有膽決願爲將帥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甚寵愛之未嘗離於左右文帝嘗夢見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文帝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文帝據有州城周文育鎮北鄴香嚴寺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自北門出倉卒闇夕軍人擾亂文育亦未測文帝所在唯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於闇中又往慰勞衆軍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導入文育營因共立柵明日與彪戰彪將申緝復降彪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文帝嗣位除

右軍將軍天嘉元年封文招縣子邑三百戶王琳至于柵口子高宿衛臺內及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者子高盡力論進文帝皆任使焉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壯武將軍成州刺史及征留異隨侯安都頓桃支嶺巖下時子高兵甲精銳別御一營單馬入陳傷項之左一髻半落異平除假節貞毅將軍東陽太守五年章昭達等自臨川征晉安子高自安泉嶺會于建安諸將中人馬最爲彊盛晉安平以功遷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并前四百戶六年徵爲右衛將軍至都鎮領軍府文帝不豫入侍醫藥廢帝卽位遷散騎常侍右衛

如故移頓于新安寺高宗入輔子高兵權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爲衡廣諸鎮光大元年八月前上虞縣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高宗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平旦入省執之送廷尉其夕與到仲舉同賜死時年三十父延慶及子弟竝原宥延慶因子高之寵官至給事中山陰令

華皎晉陵暨陽人世爲小吏皎梁代爲尚書比部令史侯景之亂事景黨王偉高祖南下文帝爲景所囚皎遇文帝甚厚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皎爲都錄事軍府穀帛多以委之皎聰慧勤於簿領及文帝平杜龕仍配

以人馬甲仗猶爲都錄事御下分明善於撫養時兵荒之後百姓饑饉皎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因稍擢爲暨陽山陰二縣令文帝卽位除開遠將軍左軍將軍天嘉元年封懷仁縣伯邑四百戶王琳東下皎隨侯瑱拒之琳平鎮淦城知江州事時南州守宰多鄉里酋豪不遵朝憲文帝令皎以法馭之王琳奔散將卒多附於皎三年除假節通直散騎常侍仁武將軍新州刺史資監江州尋詔督尋陽太原高唐南北新蔡五郡諸軍事尋陽太守假節將軍州資監如故周廸謀反遣其兄子伏甲於船中僞稱賈人欲於淦城襲皎未發事覺皎遣人逆擊

之盡獲其船仗其年皎隨都督吳明徹征廸廸平以功授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臨川太守進爵爲侯增封并前五百戶未拜入朝仍授使持節都督湘巴等四州諸軍事湘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皎起自下吏善營產業湘川地多所出所得竝入朝廷糧運竹木委輸甚衆至于油蜜脯菜之屬莫不營辦又征伐川洞多致銅鼓生口竝送于京師廢帝卽位進號安南將軍改封重安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文帝以湘州出杉木舟使皎營造大艦金翅等二百餘艘并諸水戰之具欲以入漢及峽韓子高誅後皎內不自安繕甲聚徒厚禮所部守宰高宗

頻命皎送大艦金翅等推遷不至光大元年密啓求廣州以觀時主意高宗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亦遣使句引周兵又崇奉蕭歸爲主士馬甚盛詔乃以吳明徹爲湘州刺史實欲以輕兵襲之是時慮皎先發乃前遣明徹率衆三萬乘金翅直趨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以繼之又令假節冠武將軍楊文通別從安城步道出茶陵又令巴山太守黃法慧別從宜陽出澧陵往掩襲出其不意并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等參謀討賊是時蕭歸遣水軍爲皎聲援周武又遣其弟衛國公宇文直率衆屯魯山又遣

其柱國長胡公拓跋定人馬三萬攻圍郢州蕭巋授皎
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內史任蠻奴巴陵內史潘
智度岳陽太守章昭裕杜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
竝隸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爲之用帝
恐上流宰守竝爲皎扇惑乃下詔曰賊皎輿皂微賤特
逢獎擢任據藩收屬當寵寄背斯造育與構姦謀樹立
蕭氏盟約彰露鳩毒存心志危宗社扇結邊境驅逼士
庶蟻聚巴湘豕突鄢郢逆天反地人神忿嫉征南將軍
量安南將軍明徹郢州刺史靈洗受律專征備盡心力
撫勞驍雄舟師俱進義烈爭奮兇惡奔殄獻捷相望重

氛載廓言念泣罪思與惟新可曲赦湘巴二州凡厥爲
賊所逼制預在凶黨悉皆不問其賊主帥節相竝許開
恩出首一同曠蕩先是詔又遣司空徐度與楊文通等
自安成步出湘東以襲皎後時皎陣于巴州之白螺列
舟艦與王師相持未決及聞徐度趨湘州乃率兵自巴
郢因便風下戰淳于量吳明徹等募軍中小艦多賞金
銀令先出當賊大艦受某拍賊艦發拍皆盡然後官軍
以大艦拍之賊艦皆碎沒于中流賊又以大艦載薪因
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賊軍大敗皎乃與戴僧朔單舸
走過巴陵不敢登城徑奔江陵拓跋定等無復船渡步

趨巴陵巴陵城邑爲官軍所據乃向湘州至水口不得
濟食且盡詣軍請降俘獲萬餘人馬四千餘匹送于京
師皎黨曹慶錢明潘智虔魯閑席慧略等四十餘人竝
誅唯任蠻奴章昭裕曹宣劉廣業獲免戴僧朔吳郡錢
塘人也有膂力勇健善戰族兄右將軍僧錫甚愛之僧
錫年老征討恒使僧朔領衆平王琳有功僧錫卒仍代
爲南丹陽太守鎮采石從征留異侯安都於巖下出戰
爲賊斫傷僧朔單刀步援以功除壯武將軍北江州刺
史領南陵太守又從征周迪有功遷巴州刺史假節將
軍如故至是同皎爲逆伏誅於江陵曹慶本王琳將蕭
莊僞署左衛將軍吳州刺史部領亞於潘純隨琳敗文
帝以配皎官至長沙太守錢明本高祖主帥後歷湘州
諸郡守潘智虔純隨之子少有志氣年二十爲巴陵內
史魯閑吳郡錢塘人席慧略安定人閑本張彪主帥慧
略王琳部下文帝皆配于皎官至郡守竝伏誅章昭裕
昭達之弟劉廣業廣德之弟曹宣高祖舊臣任蠻奴嘗
有密啓於朝廷由是竝獲宥

史臣曰韓子高華皎雖復瓶筍小器輿臺末品文帝鑒
往古之得人救當今之急弊達聰明目之術安黎和衆
之宜寄以腹心不論胄閥皎早參近昵嘗預艱虞知其

無隱賞以悉力有見信之誠非可疑之地皎據有上游
忠於文帝仲舉子高亦無爽於臣節者矣

陳書卷二十

陳書卷二十一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十五

謝哲

蕭乾

謝嘏

張種

王固

孔奐

蕭允

弟引

謝哲字穎豫陳郡陽夏人也祖肫梁司徒父譙梁右光祿大夫哲美風儀舉止醞藉而襟情豁然爲士君子所重起家梁祕書郎累遷廣陵太守侯景之亂以母老因寓居廣陵高祖自京口渡江應接郭元建哲乃委質深被敬重高祖爲徐州刺史表哲爲長史荊州陷高祖使

哲奉表於晉安王勸進敬帝承制徵爲給事黃門侍郎
領步兵校尉貞陽侯僭位以哲爲通直散騎常侍侍東
宮敬帝卽位遷長兼侍中高祖受命遷都官尚書豫州
大中正吏部尚書出爲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入爲中書
令世祖嗣位爲太子詹事出爲明威將軍衡陽內史秩
中二千石遷長沙太守將軍加秩如故還除散騎常侍
中書令廢帝卽位以本官領前將軍高宗爲錄尚書引
爲侍中仁威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光大元年卒時年
五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諡康子

蕭乾字思惕蘭陵人也祖嶷齊丞相豫章文獻王父子

範梁祕書監乾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
之法年九歲召補國子周易生梁司空袁昂時爲祭酒
深敬重之十五舉明經釋褐東中郎湘東王法曹參軍
遷太子舍人建安侯蕭正立出鎮南豫州又板錄事參
軍累遷中軍宣城王中錄事諮議參軍侯景平高祖鎮
南徐州引乾爲貞威將軍司空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
太子家令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是時熊曇朗在
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晉共相連
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保高祖甚患之乃令乾往
使諭以逆順并觀虛實將發高祖謂乾曰建晉恃嶮好

爲姦宄方今天下初定難便出兵昔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况卿坐鎮雅俗才高昔賢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旣至曉以逆順所在渠帥竝率部衆開壁款附其年就除貞威將軍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將兵助之又資周廸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素無士卒力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守宰竝爲寶應迫脅受其署置乾獨不爲屈徙居郊野屏絕人事及寶應平乃出詣都督章昭達昭達以狀表聞世祖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光大元年卒諡曰靜子

謝嘏字含茂陳郡夏陽人也祖淪齊金紫光祿大夫父舉梁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嘏風神清雅頗善屬文起家梁祕書郎稍遷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出爲建安太守侯景之亂嘏之廣州依蕭勃承聖中元帝徵爲五兵尚書辭以道阻轉授智武將軍蕭勃以爲鎮南長史南海太守勃敗還至臨川爲周廸所留久之又度嶺之晉安依陳寶應世祖前後頻召之嘏崎嶇寇虜不能自拔及寶應平嘏方詣闕爲御史中丞江德藻所舉劾世祖不加罪責以爲給事黃門侍郎尋轉侍中天康元年以公事免尋復本職光大元年爲信威將軍中衛始

興王長史遷中書令豫州大中正都官尚書領羽林監
中正如故太建元年卒贈侍中中書令諡曰光子有文
集行於世二子儼伸儼官至散騎常侍侍中御史中丞
太常卿出監東揚州禎明二年卒於會稽贈中護軍
張種字士苗吳郡人也祖辯宋司空右長史廣州刺史
父略梁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不
妄交遊傍無造請時人爲之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
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王府法曹遷外兵參軍以父
憂去職服闋爲中軍宣城王府主簿種時年四十餘家
貧求爲始豐令入除中衛西昌侯府西曹掾時武陵王

爲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爲征西東曹掾種辭以母
老抗表陳請爲有司所奏坐黜免侯景之亂種奉其母
東奔久之得達鄉里俄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
甚又迫以凶荒未獲時葬服制雖畢而居處飲食恒若
在喪及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狀奉聞起爲貞威將軍治
中從事史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卽吉僧辯又以種年
老傍無肩嗣賜之以妾及居處之具貞陽侯僭位除廷
尉卿太子中庶子敬帝卽位爲散騎常侍遷御史中丞
領前軍將軍高祖受禪爲太府卿天嘉元年除左民尚
書二年權監吳郡尋徵復本職遷侍中領步兵校尉以

公事免白衣兼太常卿俄而卽眞廢帝卽位加領右軍將軍未拜改領弘善宮衛尉又領揚東揚二州大中正高宗卽位重爲都官尚書領左驍騎將軍遷中書令驍騎中正竝如故以疾授金紫光祿大夫種沉深虛靜而識量宏博時人皆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曰臣種器懷沉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克壯其猷宜居左執其爲時所推重如此太建五年卒時年七十贈特進諡曰元子種仁恕寡欲雖歷居顯位而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病太建初女爲始興王妃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侯

秩嘗於無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出曝日遂失之世祖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種弟稜亦清靜有識度官至司徒左長史太建十一年卒時年七十贈光祿大夫種族子稚才齊護軍孫冲之少孤介特立仕爲尚書金部郎中遷右丞建康令太府卿揚州別駕從事史兼散騎常侍使于周還爲司農廷尉卿所歷竝以清白稱王固字子堅左光祿大夫通之弟也少清正頗涉文史以梁武帝甥封莫口亭侯舉秀才起家梁祕書郎遷太子洗馬掌東宮管記丁所生母憂去職服闋除丹陽尹丞侯景之亂奔于荊州梁元帝承制以爲相國戶曹屬

掌管記尋聘于西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
聖元年遷太子中庶子尋爲貞威將軍安南長史尋陽
太守荊州陷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紹泰
元年徵爲侍中不就永定中移居吳郡世祖以固清靜
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二年至都拜國子祭酒三年遷中
書令四年又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其年以固女爲皇
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卽位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時
高宗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姊媪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
事洩比將伏誅高宗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潔止免
所居官禁錮太建二年隨例爲招遠將軍宣惠豫章王

諮議參軍遷太中大夫太常卿南徐州大中正七年卒
官時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喪事所須隨由資給
至德二年改葬諡曰恭子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
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
佛經兼習成實論義而於玄言非所長嘗聘于西魏因
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於昆明池
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
獲子寬官至司徒左長史侍中

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琇之齊左民尚書吳
興太守祖琚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父稚孫梁寧遠枝

江公主簿無錫令奐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國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奐討論深相歎服乃執奐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州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宣惠湘東王行參軍竝不就又除鎮西湘東王外兵參軍入爲尚書倉部郎中遷儀曹侍郎時左民郎沈炯爲飛書所謗將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明白丹陽尹何敬容以奐剛正請補功曹史出爲南昌侯相值侯景亂不之官京城陷朝士竝被拘繫或薦奐於賊帥侯子鑒

子鑒命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景軍士悉恣其凶威子鑒景之腹心委任又重朝士見者莫不卑俯屈折奐獨敖然自若無所下或諫奐曰當今亂世人思苟免獯羯無知豈可抗之以義奐曰吾性命有在雖未能死豈可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每保持之得全濟者甚衆尋遭母憂哀毀過禮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之喪唯奐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持法度竝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奐爲左西曹掾又除丹陽尹丞梁元帝於荊州卽位徵奐及沈炯竝令西上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勅報僧

辯曰孔沈二十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仍除太尉從事中郎曾辯爲揚州刺史又補揚州治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彊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表書翰皆出於奐高祖作相除司徒右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等來寇軍至後湖都邑騷擾又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京師乃除奐爲貞威將軍建康令時累歲兵荒戶口流散勅敵忽至徵求無所高祖剋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且食訖棄其餘因而決戰遂大破賊高祖受禪

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二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舊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竝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素儉乃餉衣一襲氈被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溫飽耳勞卿厚意幸勿爲煩初世祖在吳中間奐善政及踐阼徵爲御史中丞領揚州大中正奐性剛直善持理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深達治體每所敷奏上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奐決之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

舍人掌詔誥揚東揚二州大中正天嘉四年重除御史中丞尋爲五兵尚書常侍中正如故時世祖不豫臺閣衆事竝令僕射到仲舉共免決之及世祖疾篤免與高宗及仲舉并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世祖嘗謂免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免乃流涕歔歔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阿衡宰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世祖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天康元年乃用免爲太子詹事二州

中正如故世祖崩廢帝卽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光大二年出爲信武將軍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高宗卽位進號仁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餘竝如故免在職清儉多所規正高宗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勅書殷勤勞問太建三年徵爲度支尚書領右軍將軍五年改領太子中庶子與左僕射徐陵參掌尚書五條事六年遷吏部尚書七年加散騎常侍八年改加侍中時有事北討剋復淮泗徐豫酋長降附相繼封賞選敘紛紜重疊免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識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縉紳莫不悅伏性耿介

絕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
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奐曰袞章之
職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高宗高宗曰始興那
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奐曰臣之所見亦
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
陸瑜言之於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
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後主後主深以爲恨
乃自言於高宗高宗將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
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
才以居輔導帝曰卽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

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
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奏曰宋朝范曄
卽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後主固爭之帝
卒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其梗正如此初後主欲官其
私寵以屬奐奐不從及右僕射陸繕遷職高宗欲用奐
已草詔訖爲後主所抑遂不行九年遷侍中中書令領
左驍騎將軍揚東揚豐三州大中正十一年轉太常卿
侍中中正竝如故十四年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
領前軍將軍未拜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時年
七十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

紹薪紹忠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官至太子洗馬儀同
鄱陽王東曹掾

蕭允字叔佐蘭陵人也曾祖思話宋征西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封陽穆公祖惠舊散騎常侍太府
卿左民尚書父介梁侍中都官尚書允少知名風神凝
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醞藉動合規矩起家邵陵王法曹
參軍轉湘東王主簿遷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
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人敬而弗之逼也尋
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散
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答曰夫性命之道自有常分豈

可逃而獲免乎但患難之生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
何生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
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弗爲也乃閉
門靜處并日而食卒免於患侯景平後高祖鎮南徐州
以書召之允又辭疾永定中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躬
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天嘉三年徵爲太子庶子三年
除稜威將軍丹陽尹丞五年兼侍中聘于周還拜中書
侍郎大匠卿高宗卽位遷黃門侍郎五年出爲安前晉
安王長史六年晉安王爲南豫州允復爲王長史時王
尚少未親民務故委允行府州事入爲光祿卿允性敦

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鎮湘州又苦攜允允少
與蔡景歷善景歷子徵脩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
曰公年德竝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爲列曹何
爲方復辛苦在外允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於
榮勢如此至德三年除中衛豫章王長史累遷通直散
騎常侍光勝將軍司徒左長史安德宮少府鎮衛鄱陽
王出鎮會稽允又爲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
廟設蘋藻之薦託爲異代之交爲詩以敘意辭理清典
後主嘗問蔡徵曰卿世與蕭允相知此公志操何如徵
曰其清虛立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
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其年拜光祿大夫及隋師濟江
允遷于關右是時朝士至長安者例竝授官唯允與尚
書僕射謝仲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竝厚賜錢帛尋以
疾卒於長安時年八十四弟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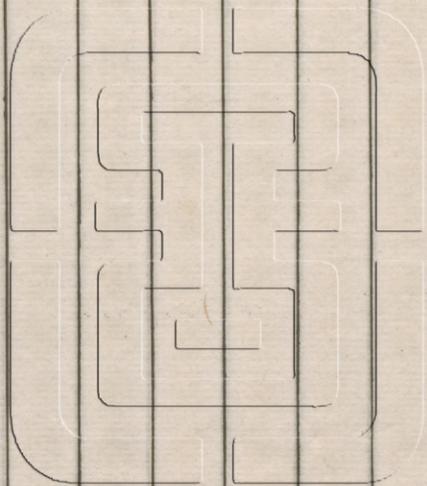
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局望之儼然雖造次之間必由法
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釋褐著作佐郎轉西昌侯儀同
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朝士多往歸之
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
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於
是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頔

爲衡州刺史引往依焉。願後遷爲廣州，病死。子紇，領其衆。引每疑紇有異，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舉兵反時，京都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皆惶駭。唯引恬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亦復何憂懼乎？」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高宗召引問嶺表事，引具陳始末。帝甚悅，卽日拜金部侍郎，引善隸書，爲當時所重。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太建七年，加戎

昭將軍。九年，除中衛，始興王諮議參軍，兼金部侍郎。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左右近臣無所造，請高宗每欲遷用，輒爲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乃轉引爲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弓弩、稍箭等事。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牣，頗加中書侍郎貞威、將軍黃門郎。十二年，吏部侍郎缺，所司屢舉，主寬謝燮等，帝竝不用。乃中詔用引。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兵甲精練，每年深入俚洞，又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高宗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引奉密旨南行，外託收督賧物，旣至番禺，靖卽悟旨，盡遣兒弟下都爲質。

還至贛水而高宗崩後主卽位轉引爲中庶子以疾去
官明年京師多盜乃復起爲貞威將軍建康令時殿內
隊主吳璉及宦官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
不許引族子密時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
畏憚之亦宜小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
能爲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識耳吳璉竟作飛書
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時年五十八子德言最知名
引宗族子弟多以行義知名弟彤以恬靜好學官至太
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密字士機幼而聰敏博學有文
詞祖琛梁特進父遊少府卿密太建八年兼散騎常侍
聘于齊歷位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史臣曰謝王張蕭咸以清淨爲風文雅流譽雖更多難
終克成名免謬在公英颺振俗詳其行事抑古之遺
愛矣固之蔬菲蟬蛻斯乃出俗者焉猶且致絀於黜免
有懼於傾覆是知上官博陸之權勢閭鄧梁竇之震動
吁可畏哉



陳書卷二十一考證

陳書卷二十一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十六

陸子隆 錢道戢 駱牙

陸子隆字興世吳郡吳人也祖敞之梁嘉興令父俊封氏令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起家東宮直後侯景之亂於鄉里聚徒是時張彪為吳郡太守引為將帥彪徙鎮會稽子隆隨之及世祖討彪彪將沈泰吳寶真申繹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世祖義之復使領其部曲板為中兵參軍歷始豐永興二縣令世祖嗣位子隆領甲仗

宿衛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於沌口王琳平授左中郎將
天嘉元年封益陽縣子邑三百戶出爲高唐郡太守二
年除明威將軍廬陵太守時周迪據臨川反東昌縣人
脩行師應之率兵以攻子隆其鋒甚盛子隆設伏於外
仍閉門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背擊之行師大敗
因乞降子隆許之送于京師四年周迪引陳寶應復出
臨川子隆隨都督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因隨昭達踰東
興嶺討陳寶應軍至建安以子隆監郡寶應據建安之
湖際以拒官軍子隆與昭達各據一營昭達先與賊戰
不利亡其鼓角子隆聞之率兵來救大破賊徒盡獲昭

達所亡羽儀甲仗晉安平子隆功最遷假節都督武州
諸軍事將軍如故尋改封朝陽縣伯邑五百戶廢帝卽
位進號智武將軍加員外散騎常侍餘如故華皎據湘
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頻遣使招誘子隆不
從皎因遣兵攻之又不能剋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
以襲其後因與王師相會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
武州諸軍事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七百戶尋遷都督荆
信祐三州諸軍事宣毅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
是時荊州新置治于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建城郭綏
集夷夏甚得民和當時號爲稱職三年吏民詣都上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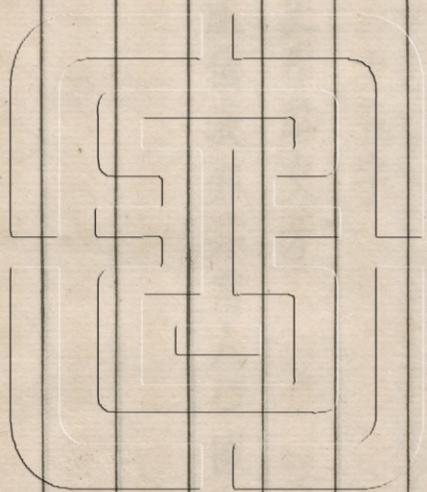
請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太建元年進號雲麾將軍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贈散騎常侍諡曰威子之武嗣之武年十六領其舊軍隨吳明徹北伐有功官至王府主簿弘農太守仍隸明徹明徹於呂梁敗績之武逃歸爲人所害時年二十二子隆弟子才亦有幹略從子隆征討有功除南平太守封始興縣子邑三百戶從吳明徹北伐監安州鎮于宿預除中衛始興王諮議參軍遷颯猛將軍信州刺史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四十二贈員外散騎常侍

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也父景深梁漢壽令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幹略高祖微時以從妹妻焉從平盧子略於廣州除濱江令高祖輔政遣道戢隨世祖平張彪于會稽以功拜直閣將軍除員外散騎常侍假節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邑五百戶仍領甲卒三千隨侯安都鎮防梁山尋領錢塘餘杭二縣令永定三年隨世祖鎮于南皖口天嘉元年又領剡令鎮于縣之南巖尋爲臨海太守鎮巖如故侯安都之討留異也道戢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以功拜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輕車將軍都督東西二衡州諸軍事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光大元年增邑并前七百戶高宗卽位徵歐

陽紇入朝紇疑懼乃舉兵來攻衡州道戢與戰却之及都督章昭達率兵討紇以道戢爲步軍都督由閒道斷紇之後紇平除左衛將軍太建二年又隨昭達征蕭巋於江陵道戢別督衆軍與陸子隆焚青泥舟艦仍爲昭達前軍攻安蜀城降之以功加散騎常侍仁武將軍增邑并前九百戶其年遷仁威將軍吳興太守未行改授使持節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王師北討道戢與儀同黃法氈圍歷陽歷陽城平因以道戢鎮之以功加雲麾將軍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其年十一月邁疾卒時年六十三贈本官諡曰肅子逸嗣

駱牙字旗門吳興臨安人也祖祕道梁安成王田曹參軍父裕鄱陽嗣王中兵參軍事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必將遠致梁太清末世祖嘗避地臨安牙母陳觀世祖儀表知非常人賓待甚厚及世祖爲吳興太守引牙爲將帥因從平杜龕張彪等每戰輒先鋒陷陣勇冠衆軍以功授直閣將軍太平二年以母憂去職世祖鎮會稽起爲山陰令永定三年除安東府中兵參軍出鎮冶城尋從世祖拒王琳於南皖世祖卽位授假節威虜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常安縣侯邑五百戶尋爲臨安令遷越州刺史餘竝如故初牙母之卒

也于時饑饉兵荒至是始葬詔贈牙母常安國太夫人
諡曰恭遷牙爲貞威將軍晉陵太守三年以平周廸之
功遷冠軍將軍臨川內史太建三年授安遠將軍衡陽
內史未拜徙爲桂陽太守八年還朝遷散騎常侍入直
殿省十年授豐州刺史餘竝如故至德二年卒時年五
十七贈安遠將軍廣州刺史子義嗣
史臣曰陸子隆錢道戢或舉門願從或舊齒樹勳有統
領之才充師旅之寄至於受任藩屏功績竝著美矣駱
牙識真有奉知世祖天授之德蓋張良之亞歟牙母智
深先覺符柏谷之禮君子知鑒識弘遠其在茲乎



陳書卷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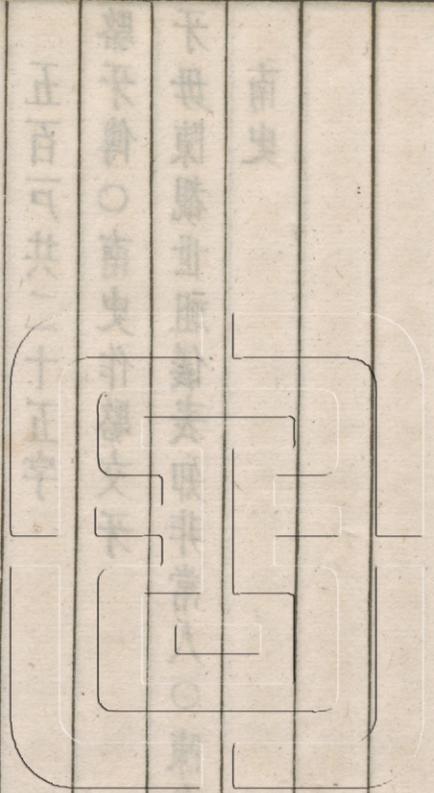
陳書卷二十二考證

錢道戢傳以功拜直閣將軍除員外散騎常侍假節東
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邑五百戶○一本缺將軍至
五百戶共二十五字

駱牙傳○南史作駱文牙

牙母陳觀世祖儀表知非常人○陳各本俱誤陵今從
南史

南史



陳書卷二十二考證

陳書卷二十三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十七

沈君理 王瑒 陸繕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僧旻梁左民尚書父巡素與高祖相善梁太清中為東陽太守侯景平後元帝徵為少府卿荆州陷蕭詧署金紫光祿大夫君理美風儀博涉經史有識鑿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高祖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自東陽謁于高祖高祖器之命尚會稽長公主辟為府西曹掾稍遷中衛豫章王從事中郎尋加

明威將軍兼尚書吏部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監吳郡高祖受禪拜駙馬都尉封永安亭侯出爲吳郡太守是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軍國之用咸資東境君理招集士卒脩治器械民下悅附深以幹理見稱世祖嗣位徵爲侍中遷守左民尚書未拜爲明威將軍丹陽尹天嘉三年重授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尋改前軍將軍四年侯安都徙鎮江州以本官監南徐州六年出爲仁威將軍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君理因自請往荊州迎喪柩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令長兄君嚴往焉及還將葬詔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諡曰敬子其年

起君理爲信威將軍左衛將軍又起爲持節都督東衡衡二州諸軍事仁威將軍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又起爲明威將軍中書令前後奪情者三並不就太建元年服闋除太子詹事行東宮事遷吏部尚書二年高宗以君理女爲皇太子妃賜爵望蔡縣侯邑五百戶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侍中如故其年有疾輿駕親臨視九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太子少傅喪事所須隨由資給重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諡曰貞憲君理子遵儉早卒以弟君高子遵禮爲嗣君理第五叔邁亦方正有幹局仕梁爲尚書金

部郎永定中累遷中書侍郎天嘉中歷太僕廷尉出爲
鎮東始興王長史會稽郡丞行東揚州事光大元年徐
尚書吏部郎太建元年遷爲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二
年卒時年五十二贈散騎常侍君理第六弟君高字季
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以家門外戚早居清顯歷太
子舍人洗馬中舍人高宗司空府從事中郎廷尉卿太
建元年東境大水百姓饑弊乃以君高爲貞威將軍吳
令尋除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衛尉卿出爲宣遠將
軍平南長沙王長史南海太守行廣州事以女爲王妃
固辭不行復爲衛尉卿八年詔授持節都督交廣等十

八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嶺南俚
獠世相攻伐君高本文吏無武幹推心撫御甚得民和
十年卒于官時年四十七贈散騎常侍諡曰祁子

王瑒字子璵司空沖之第十二子也沉靜有器局美風
儀舉止醞藉梁大同中起家祕書郎遷太子洗馬元帝
承制徵爲中書侍郎直殿省仍掌相府管記出爲東宮
內史遷太子中庶子丁所生母憂歸于丹陽江陵陷梁
敬帝承制除仁威將軍尚書吏部郎中貞陽侯僭位以
敬帝爲太子授瑒散騎常侍侍東宮尋遷長史兼侍中
高祖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永定九年遷守五兵尚書

世祖嗣位授散騎常侍領太子庶子侍東宮遷領左驍
騎將軍太子中庶子常侍侍中如故瑒爲侍中六載父
冲嘗爲瑒辭領中庶子世祖顧謂冲曰所以久留瑒於
承華政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廢帝嗣位以侍中領
左驍騎將軍光大元年以父憂去職高宗卽位太建元
年復除侍中領左驍騎將軍遷度支尚書領羽林監出
爲信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行州府事未行遷中書
令尋加散騎常侍除吏部尚書常侍如故瑒性寬和及
居選職務在清靜謹守文案無所抑揚尋授尚書右僕
射未拜加侍中遷左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瑒兄弟
三十餘人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遍及近親敦誘諸弟
竝稟其規訓太建六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侍中特進護
軍將軍喪事隨所資給諡曰光子瑒第十三弟瑜字子
珪亦知名美容儀早歷清顯年五十官至侍中永定元
年使於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之故執而囚之
齊文宣帝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
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竝危殆者數矣齊僕射
楊遵彥憫其無辜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詔復侍中
頃之卒時年四十贈本官諡曰貞子

陸繕字士縞吳郡吳人也祖惠曉齊太常卿父任梁御

史中丞繕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起家梁宣惠武陵王
法曹參軍承聖中授中書侍郎掌東宮管記江陵陷繕
微服遁還京師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
父任所終固辭不就高祖引繕爲司徒司馬遷給事黃
門侍郎領步兵校尉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永定元年
遷侍中時留異擁割東陽新安人向文政與異連結因
據本郡朝廷以繕爲貞威將軍新安太守世祖嗣位徵
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
進退閑雅世祖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其趨步躡履皆
令習繕規矩除尚書吏部郎中步兵如故仍侍東宮陳

寶應平後出爲貞毅將軍建安太守秩滿爲散騎常侍
御史中丞猶以父之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廡宇徙居
之太建初遷度支尚書侍中太子詹事行東宮事領揚
州大中正及太子親莅庶政解行事加散騎常侍改加
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尋遷左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
更爲尚書僕射領前將軍重授左僕射領揚州大中正
別勅令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十二年卒時年六十
三贈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安子太子以繕東
宮舊臣特賜祖奠繕子辯惠年數歲詔引入殿內辯惠
應對進止有父風高宗因賜名辯惠字敬仁云繕兄子

見賢亦方雅高宗爲揚州牧乃以爲治中從事史深被
知遇歷給事黃門侍郎長沙鄱陽二王長史帶尋陽太
守少府卿太建十年卒時年五十贈廷尉卿諡曰平子
史臣曰夫衣冠雅道廊廟嘉猷諒以操履敦脩局字詳
正經曰容止可觀詩言其儀罔忒彼三子者其有斯風
焉

陳書卷二十三

陳書卷二十三考證

沈君理傳拜駙馬都尉封永安亭侯○亭監本誤定今
改從南史

陸繕傳陸繕字士繻○繻一本作儒
父任梁御史中丞○任一本作僎

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其日淺弗之許焉博士到洽議曰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講一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起家梁太學博士晉安王爲丹陽尹引爲主簿出爲鄴令丁母憂去職服闋歷曲阿安吉令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爲司義侍郎大通二年梁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弘正乃奏記曰竊聞撝謙之象起於羲軒爰畫揖讓之源生於堯舜禪受其來尚矣可得而詳焉夫以廟堂汾水殊途而同歸稷契巢許異名而一貫出者稱爲元首處者謂之外臣莫不內外相資

表裏成治斯蓋萬代同規百王不易者也暨于三王之世寢以陵夷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乃至七國爭雄劉項競逐皇漢扇其俗有晉揚其波謙讓之道廢多歷年所矣夫文質遞變澆淳相革還樸反古今也其時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聰明神武百辟冠冕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下明詔以大王爲國之儲副乃天下之本焉雖復夏啓周誦漢儲魏兩此數君者安足爲大王道哉意者願聞殿下抗日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

能使無爲之化復興于邃古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盛歟豈不盛歟弘正陋學書生義慙稽古家自汝潁世傳忠烈先人決曹掾燕抗辭九諫高節萬乘正色三府雖盛德之業將絕而狂直之風未墜是以敢布腹心肆其愚瞽如使芻言野說少陳於聽覽縱復委身烹鼎之下絕命肺石之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其抗直守正皆此類也累遷國子博士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啓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曰臣聞易稱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可見矣自非含微體極盡化

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蹟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絕韋編於漆字軒轅之所聽瑩遺玄珠於赤水伏惟陛下下日萬機匪勞神於瞬息凝心妙本常自得於天真聖智無以隱其幾深明神無以淪其不測至若爻畫之苟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抵掌以終年莫有試游其藩未嘗一見其渙自制旨降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渙曾水於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宣授後進誦誥不無傳業但乾坤之蘊未剖繫表之妙莫詮使一經深致尚多所惑臣不涯庸淺輕率短陋謹與受業諸生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於乾坤二繫

象爻未啓伏願聽覽之閑曲垂提訓得使微臣鑽仰成
其篤習後昆好事專門有奉自惟多幸懽沐道於堯年
肄業終身不知老之將至天尊不聞而冒陳請冰谷寘
懷罔識攸厝詔答曰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
深理奧東魯絕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
七聖自商瞿稟承子庸傳授篇簡湮沒歲月遼遠田生
表菑川之譽梁丘擅琅邪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
藏荆山之寶各盡玄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略近縉
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別解知與張譏等三
百一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小暇試當討

論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未嘗謂弟弘讓曰國
家厄運數年當有兵起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梁武
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京城陷弘直爲衡
陽內史元帝在江陵遣弘直書曰適有都信賢兄博士
平安但京師縉紳無不附逆王克已爲家臣陸緬身充
卒伍唯有周生確乎不叛言及西軍潺湲掩淚恒思吾
至如望歲焉松栢後凋一人而已王僧辯之討侯景也
弘正與弘讓自拔迎軍僧辯得之甚喜卽日啓元帝元
帝手書與弘正曰獯醜逆亂寒暑亟離海內相識零落
略盡韓非之智不免秦獄劉歆之學猶弊亡新音塵不

嗣每以耿灼常欲訪山東而尋子雲問關西而求伯起
遇有今信力附相聞遲比來郵慰其延佇仍遣使迎之
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被賊亦得兩周今
古一時足爲連類及弘正至禮數甚優朝臣無與比者
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民尚書尋加散騎常侍
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
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清轉無
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及侯景平僧辯啓送祕書圖籍敕
弘正讎校時朝議遷都朝士家在荊州者皆不欲遷唯
弘正與僕射王褒言於元帝曰若束脩以上諸士大夫

微見古今者知帝王所都本無定處無所與疑至如黔
首萬姓若未見輿駕入建業謂是列國諸王未名天子
今宜赴百姓之心從四海之望時荆陝人士咸云王周
皆是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若東人
勸東謂爲非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良策元帝乃大笑
之竟不還都及江陵陷弘正遁圍而出歸於京師敬帝
以爲大司馬王僧辯長史行揚州事太平元年授侍中
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高祖受禪授太子詹
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高宗三年自
周還詔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慈訓太僕廢

帝嗣位領都官尚書總知五禮事仍授太傅長史加明
威將軍高宗卽位遷特進重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
加扶太建五年授尚書右僕射祭酒中正如故尋勅侍
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朝廷舊臣德望素重於
是降情屈禮橫經請益有師資之敬焉弘正特善立言
兼明釋典雖碩學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六年卒于官時
年七十九詔曰追遠褒德抑有恒規故尚書右僕射領
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弘正識宇凝深藝業通備辭林
義府國老民宗道映庠門望高禮閣卒聞殂殞朕用惻
然可贈侍中中書監喪事所須量加資給便出臨哭諡

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
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兩卷集二十卷行于世子墳
官至吏部郎弘正二弟弘讓弘直弘讓性簡素博學多
通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解褐梁太學博士稍遷西中郎
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懔平原劉
緩沛郡劉毅同掌書記入爲尚書儀曹郎湘東王出鎮
江荆二州累除錄事諮議參軍帶柴桑當陽二縣令及
梁元帝承制授假節英果將軍世子長史尋除智武將
軍衡陽內史遷貞毅將軍平南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

府州事湘濱縣侯邑六百戶歷邵陵零陵太守雲麾將軍昌州刺史王琳之舉兵也弘直在湘州琳敗乃還朝天嘉中歷國子博士廬陵王長史尚書左丞領羽林監中散大夫祕書監掌國史遷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建七年遇疾且卒乃遺疏勅其家曰吾今年已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稱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絕已後便買市中見材材必須小形者使易提挈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

悅或逢善友又須香烟棺內唯安白布手中麤香爐而已其外一無所用卒于家時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子確

確字士潛美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世父弘正特所鍾愛解褐梁太學博士司徒祭酒晉安王主簿高祖受禪除尚書殿中郎累遷安成王限內記室高宗卽位授東宮通事舍人丁母憂去職及歐陽紇平起爲中書舍人命於廣州慰勞服闋爲太常卿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太子家令以父憂去職尋起爲貞威將軍吳令確固辭不之官至德元年授太子左衛率中

書舍人遷散騎常侍加貞威將軍信州南平王府長史
行揚州事爲政平允稱爲良吏遷都官尚書禎明初邁
疾卒于官時年五十九詔贈散騎常侍太常卿官給喪
事

袁憲字德章尚書左僕射樞之弟也幼聰敏好學有雅
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
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每有新議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
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
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爲國子正言生謁祭酒到漑漑目
而送之愛其神彩在學一歲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

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
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
將登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樹義
時謝岐何安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蹟得無憚此
後生耶何謝於是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
酬對閑敏弘正謂安曰恣卿所問勿以童稚相期時學
衆滿堂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請起
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咨袁吳郡此郎已堪
見代爲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
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耶學司銜之及憲試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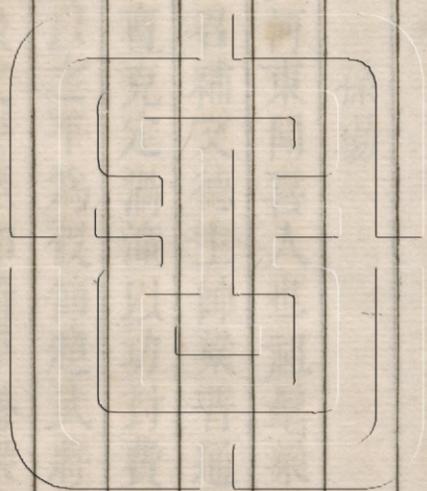
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漑顧憲曰袁君正其
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漑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
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
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卽梁簡文
之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祕書郎太清二年遷太子舍人
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毀過禮敬帝承制
徵授尚書殿中郎高祖作相除司徒戶曹永定元年授
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黃門侍郎王瑜使齊數年不
遣天嘉初乃還四年詔復中書侍郎直侍中省太建元
年除給事黃門侍郎仍知太常事二年轉尚書吏部侍

郎尋除散騎常侍侍東宮三年遷御史中丞領羽林監
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叔英
由是坐免黜自是朝野皆嚴憚焉憲詳練朝章尤明聽
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卽伺閑暇常爲上言
之其所申理者甚衆嘗陪醮承香閣賓退之後高宗留
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高宗目憲而謂俊
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五年入爲侍中六年除
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不拜改授明威將軍南康內史
九年秩滿除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尋而爲真憲以久
居清顯累表自求解任高宗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

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十三年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子爲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內目簡懿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及高宗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瘡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旨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邑四百戶領太子中庶子餘竝如故尋除侍中信威將軍太子詹事至德元年太子加元服二年行釋奠之禮憲於是表請解職後主不許給扶二人進號雲麾將軍置佐史

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凡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而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賞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嗣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夏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歎曰袁德章實骨鯁之臣卽日詔爲尚書僕射禎明元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宮衛皆散走朝士稍各引去惟憲衛侍左右後主謂憲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栢後凋也後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

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依
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後堂景
陽殿入後主投下井中憲拜哭而出京城陷入于隋隋
授使持節昌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
十四年詔授晉王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
軍安城郡公諡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祕書丞國子司
業
史臣曰梁元帝稱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信哉斯言
也觀其雅量標舉尤善立言亦一代之國師矣袁憲風
格整峻狗義履道韓子稱爲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
渝終始良可嘉焉



陳書卷二十四

陳書卷二十五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十九

裴忌 孫瑒

裴忌字無畏河東聞喜人也祖髦梁中散大夫父之平
倜儻有志略召補文德主帥梁普通中衆軍北伐之平
隨都督夏侯亶克定渦潼以功封費縣侯會衡州部民
相聚寇抄詔以之平爲假節超武將軍都督衡州五郡
征討諸軍事及之平至卽皆平殄梁武帝甚嘉賞之元
帝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晉陵太守世祖卽

乾隆四年校刊

陳書卷三十五

位除光祿大夫慈訓宮衛尉竝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
卉木居處其中有終焉之志天康元年卒贈仁威將軍
光祿大夫諡曰僖子忌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爲當
時所稱解褐梁豫章王法曹參軍侯景之亂忌招集勇
力隨高祖征討累功爲寧遠將軍及高祖誅王僧辯僧
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高祖遣黃他率衆攻之僧智出
兵於西昌門拒戰他與相持不能克高祖謂忌曰三吳
輿壤舊稱饒沃雖凶荒之餘猶爲殷盛而今賊徒扇聚
天下搖心非公無以定之宜善思其策忌乃勒部下精
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趨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

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其郡高祖嘉之表授
吳郡太守高祖受禪徵爲左衛將軍天嘉初出爲持節
南康內史時義安太守張紹賓據郡反世祖以忌爲持
節都督嶺北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還除散騎常侍司徒
左長史五年授雲麾將軍衛尉卿封東興縣侯邑六百
戶及華皎稱兵上流高宗時爲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
出討委忌總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及皎平高祖卽位太
建元年授東陽太守改封樂安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入
爲太府卿五年轉都官尚書吳明徹督衆軍北伐詔忌
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軍師將軍豫州刺史忌善

於綏撫甚得民和改授使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譙州刺史未及之官會明徹受詔進討彭沐以忌爲都督與明徹犄角俱進呂梁軍敗陷于周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時年七十三

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也祖文惠齊越騎校尉清遠太守父循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瑒少倜儻好謀略博涉經史尤便書翰起家梁輕車臨川嗣王行參軍累遷爲安西邵陵王水曹中兵參軍事王出鎮郢州瑒盡室隨府甚被賞遇太清之難授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辯之討侯景也王琳爲前軍琳與瑒同門乃表薦爲

戎昭將軍宜都太守仍從僧辯救徐文盛於武昌會郢州陷乃留軍鎮巴陵脩戰守之備俄而侯景兵至日夜攻圍瑒督所部兵悉力拒戰賊衆奔退瑒從大軍沿流而下及克姑孰瑒力戰有功除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一千戶尋授假節雄信將軍衡陽內史未及之官仍遷衡州平南府司馬破黃洞蠻賊有功除東莞太守行廣州刺史尋除智武將軍監湘州事敬帝嗣位授持節仁威將軍巴州刺史高祖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爲太府卿加通直散騎常侍及王琳入寇以瑒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荆巴武湘五州

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總留府之任周遣大將史寧率衆四萬乘虛奄至瑒助防張世責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男女三千餘口周軍又起土山高梯日夜攻逼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時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瑒親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皆爲之用命周人苦攻不能克乃矯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僞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具樓雉器械一朝嚴設周人甚憚焉及聞大軍敗王琳乘勝而進周兵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集其將士而謂之曰吾與王公陳力協義同獎梁室亦已勤矣今時事如此天可違乎遂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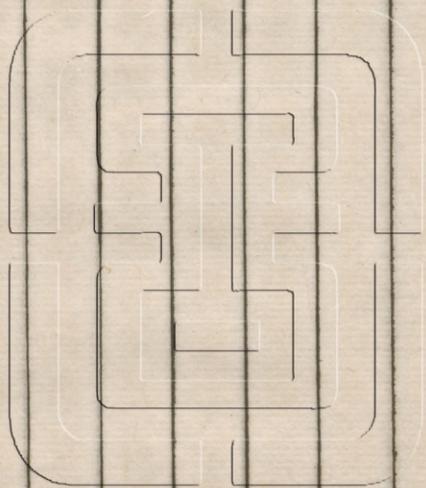
使奉表詣闕天嘉元年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邑一千戶瑒懷不自安乃固請入朝徵爲散騎常侍中領軍未拜而世祖從容謂瑒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卿豈有意乎仍改授持節安東將軍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及將之鎮乘輿幸近畿餞送鄉里榮之秩滿徵拜散騎常侍中護軍鼓吹如故留異之反東陽詔瑒督舟師進討異平遷鎮右將軍常侍鼓吹竝如故頃之出爲使持節安東將軍建安太守光大中以公事免尋起爲通直散騎常侍高宗卽位以瑒功名素著深委任焉太建四年授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

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出鎮公安瑒增脩城池懷服邊遠
為隣境所憚居職六年又以事免更為通直散騎常侍
及吳明徹軍敗呂梁授使持節督緣江水陸諸軍事鎮
西將軍給鼓吹一部尋授散騎常侍都督荊郢巴武湘
五州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鼓吹竝如故十二年
坐墮場交通抵罪後主嗣位復除通直散騎常侍兼起
部尚書尋除中護軍復爵邑入為度支尚書領步兵校
尉俄加散騎常侍遷侍中祠部尚書後主頻幸其第及
著詩賦述勲德之美展君臣之意焉又為五兵尚書領
右軍將軍侍中如故以年老累乞骸骨優詔不許禎明

元年卒官時年七十二後主臨哭盡哀贈護軍將軍侍
中如故給鼓吹一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量加資給
諡曰桓子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
物散之親友其自居處頗失於奢豪庭院穿築極林泉
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
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菱每良辰
美景賓僚竝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常於
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為學者所稱而處
己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興皇寺朗法師該通釋典瑒
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又巧思過人為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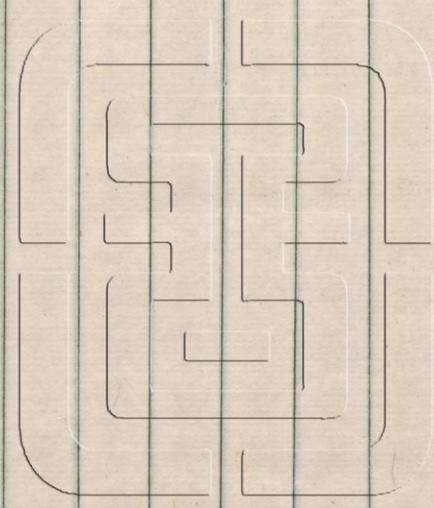
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
貴及卒尚書令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
遣左民尚書蔡徵宣赦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煙
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
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場二
十一子咸有父風世子讓早卒第二子訓頗知名歷臨
湘令直閣將軍高唐太守陳亡入隋

史臣曰在梁之季寇賊實繁高祖建義杖旗將寧區夏
裴忌早識攀附每預戎麾摧鋒却敵立功者數矣孫瑒
有文武幹略見知時主及行軍用兵師司馬之法至於
戰勝攻取屢著勲庸加以好施接物士咸慕向然性不
循恒頻以罪免蓋亦陳湯之徒焉



陳書卷二十一

五



陳書卷二十五考證

此書再經... 卷一 本 封 題

陳書卷二十六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

徐陵 子儉 弟孝克 份 儀

徐陵字孝穆東海郟人也祖超之齊鬱林太守梁員外散騎常侍父摛梁戎昭將軍太子左衛率贈侍中太子詹事諡貞子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惠雲法師每嗟陵早成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文十二通

乾隆四年校刊

陳書卷二十六

一

莊老義旣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梁普通二年晉安
王爲平西將軍寧蠻校尉父摛爲王諮議王又引陵參
寧蠻府軍事大通二年王立爲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
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爲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
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汙因坐免久之起爲
南平王府行參軍遷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
長春殿義記使陵爲序又令於少傅府述所製莊子義
尋遷鎮西湘東王中記室參軍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
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
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卽答曰昔王肅至此爲

魏始制禮儀今來我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及侯景
寇京師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
衣若居憂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
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遵
彥曰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
疏勒况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
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
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
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鳳之世觀河拜洛之年
則有日鳥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西盛早坼

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
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於荊州
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
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
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
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截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
徒函王徙雍朞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
藐藐馴雉北飛肅脊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
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
入貴朝去我尋陽經塗何幾至於鐺鐺曉漏的的宵烽

隔激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盃遙憶溢城峯
號香鑪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匯派屯戍淪波
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屣彼何路而齊鑣豈
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
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
銅駝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
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
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欵附非復
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
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

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
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
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
據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鑿何則生輕一
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
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
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數輕裝獨宿非勞聚
櫜之儀微騎間行寧望輶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
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
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

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
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旣不獲投身社稷衛難
乘輿四冢磔蚩尤千刀剗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
寇讐佩弭腰鞬爲其阜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
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蹄
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讐憾政復菹筋醢骨抽
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
具焉又聞本朝公主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
邑丘墟蕞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爲草萊霸陵回首俱霑
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讐我以何親

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
醜篋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
物昔魏氏將亾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
之黨邪爲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
吾徒還爲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
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
能算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臯家留河朔春
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
闈秘事並若雲霄英俊許謨寧非帷幄或陽驚以定策
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

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閒謀者哉
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
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
姦關路雞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
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徇僕之尤追肆
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
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
膺拭玉修好尊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恩
旣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憊翻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

未喻六也若曰袂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
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
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
鍾鼓況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
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
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
言何能善諱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
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賔又杖鄉計彼
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
其決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

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園文林凡
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
商畧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
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賔周伯無愆空怒天王
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繫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
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嶠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
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
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販舌分路
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
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媵媚曹屈

詐以羈縻旄軫歲到於句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
殊險實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
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畧也抑又聞
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
莫不從君親以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
替吾奉違溫清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
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源出
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
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
鳴鳶知禮巡省方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者耄吾

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
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所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
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齟舌是所不圖也非
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
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
畧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餒墻壁况吾生
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
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
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
贊經綸非豹非貊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

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
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
牛情馳揚越朝干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
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
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喻若
鄙言爲戮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
默齧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
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
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干祈
以屢哽慟增深遵彥竟不報書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

蕭淵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
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也及淵明之入僧辯得陵大喜
接待饋遺其禮甚優以陵爲尚書吏部郎掌詔誥其年
高祖率兵誅僧辯仍進討韋載時任約除嗣徽乘虛襲
石頭陵感僧辯舊恩乃往赴約及約等平高祖釋陵不
問尋以爲貞威將軍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于齊還
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高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左丞
如故天嘉初除太府卿四年遷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
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爲司空以帝弟
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叔叡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

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爲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誼競不已者陵乃爲書宣示曰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奪其門胄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于戈未息

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爲丞相此復可爲例邪旣忝衡流應須

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廢帝卽位高宗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高宗纂歷封建昌縣侯邑五百戶太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勳等高宗召陵入內殿曰卿何爲固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史王勳太平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高宗苦屬之陵乃奉詔及朝議北伐高宗曰朕意已決卿可舉元帥衆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

於是爭論累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卽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對曰定策出自聖衷非臣之力也其年加侍中餘竝如故七年領國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又除領軍將軍八年加翊右將軍太子詹事置佐史俄遷右光祿大夫餘竝如故十年重爲領軍將軍尋遷安右將軍丹陽尹十三年爲中書監領太子詹事給鼓吹一部侍中將軍右光祿中正如故陵以年老累表求致

仕高宗亦優之乃詔將作為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
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餘如故至德元年卒
時年七十七詔曰慎終有典抑乃舊章令德可甄諒宜
追遠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
中正建昌縣開國侯陵弱齡學尚登朝秀穎業高名輩
文曰詞宗朕近歲承華特相引狎雖多臥疾方期克壯
奄然殞逝震悼于懷可贈鎮右將軍特進其侍中左光
祿鼓吹侯如故并出舉哀喪事所須量加資給諡曰章
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
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于水次陵親戚

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等致乏絕府僚怪
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
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
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
莫能與抗目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惠之相也自有陳創
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為一
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之徒
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
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
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

存者三十卷有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衆幼而修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正重其爲人妻以女梁太清初起家豫章王府行參軍侯景亂陵使魏未反儉時年二十一攜老幼避于江陵梁元帝聞其名召爲尚書金部郎中嘗侍宴賦詩元帝歎賞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江陵陷復還於京師永定初爲太子洗馬遷鎮東從事中郎天嘉三年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高宗令儉持節喻旨紇初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轉禍爲福未爲晚也紇默然不

答懼儉沮其衆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遣人守衛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乃遣儉從間道馳還高宗乃命章昭達率衆討紇仍以儉悉其形勢勅儉監昭達軍紇平高宗嘉之賜奴婢十人米五百斛除鎮北鄱陽王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累遷國子博士大匠卿餘並如故尋遷黃門侍郎轉太子中庶子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以公事免尋起爲中衛始興王限外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又爲太子中庶子遷貞威將軍太子左衛率舍人

如故後主立授和戎將軍宣惠晉熙王長史行丹陽郡國事俄以父憂去職尋起爲和戎將軍累遷尋陽內史爲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爲御史中丞儉性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亦爲儉所糾劾後主深委任焉又領右軍禎明二年卒份少有父風年九歲爲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解褐爲祕書郎轉太子舍人累遷豫章王主簿太子洗馬出爲海鹽令甚有治績秩滿入爲太子洗馬份性孝悌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太建二年卒時年二十二儀少聰警以周易生舉高第爲祕書郎出爲烏傷令禎明初遷尚書殿中郎等兼東宮學士陳亾入隋開皇九年隱于錢塘之赭山煬帝召爲學士尋除著作郎大業四年卒

孝克陵之第三弟也少爲周易生有口辯能談玄理旣長遍通五經博覽史籍亦善屬文而文不逮義梁太清初起家爲太學博士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京邑大饑餓死者十八九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臧盾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之曰今饑荒如此供

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弗之許也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供養孝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孝克默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爲夫妻後東遊居于錢塘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且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郟令非其好也尋復去

職太建四年徵爲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高宗甚嘉其操行六年除國子博士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尋爲真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高宗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還以遺母斌以實啓高宗嗟歎良久乃勅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

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卽都官之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亾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卽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爲貞正所致孝克性清素而好施惠故不免飢寒後主勅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得隨盡二年爲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亾隨例入關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亾之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

焉開皇十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時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氣隣里皆驚異之子萬載仕至晉安王功曹史太子洗馬

史臣曰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稟天地之靈聰明特達籠罩今古及締構興王遭逢泰運位隆朝宰獻替謀猷蓋亮直存矣孝克砥身厲行養親逾禮亦參閔之志歟

陳書卷二十六考證

一本并贊

翁黃朱卷其意東吳陳及隋軍謀其無敵之文也○

翁刻于劍一各案○宋南史并詳

翁刻于劍一各案○宋南史并詳

陳書卷二十六考證

